



AABB 式象声词的构成及其词汇化

赵爱武

摘要: AABB 式象声词经历了一个从加合形式(AA+BB)向扩展形式(AB→AABB)发展的过程。唐以前加合式 AABB 多为叠音象声词两两加合构成。唐宋时加合式 AABB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基式由不连用发展到连用。一部分基式连用的 AABB 加合式被重新分析为 AB 的扩展式。扩展式 AABB 是典型意义上的 AABB 式象声词。演变的机制是重新分析与类推。

关键词: AABB 式象声词;重叠;重新分析

通过对从《诗经》至明清时期相关重要文献的全面调查,我们认为, AABB 式象声词经历了一个从加合形式(AA+BB)向扩展形式(AB→AABB)发展的过程。象声词的 AABB 式最早见于西周金文,《诗经》《墨子》中亦有少量“AABB”式拟声结构出现。其构成方式采用的是两两加合式。其构成成分“AA”和“BB”都是叠音象声词。这个时期的 AABB 是不能够还原为 AB 式的。进入唐宋时期, AABB 结构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是加合式继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加合式象声词的基式已不再是单纯的叠音象声词的两两加合;由“AA”和“BB”叠加形成的加合式 AABB 中有少数可以还原为 AB 式,从而出现一词两构的情况,为 AABB 的重新分析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出现了最典型的重叠扩展式,即由 AB 式直接扩展为 AABB 式象声词。其基式 AB 一般为双音节象声词。这种形式在唐宋时期还比较少见,至元曲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下面我们就 AABB 式象声词的词汇化过程进行分析讨论。

一、加合式 AABB 拟音结构的词汇化

(一) AABB 结构的凝固

根据我们的考察,唐以前加合式 AABB 拟音结构数量有限,使用频率较低,说明这个时期的“AABB”式尚处于萌芽状态,多为语境需要将叠音象声词两两临时加合而成。故而结构较为松散。有的 AA 与 BB 之间可以加进连词“以”“而”,有的可以加进语气词“兮”。例如:

1. 听时禽之弄音,信关关以嚶嚶,悲阳鸿之赴翔,怜春燕之入楹。(刘义恭《感春赋》)
2. 水又东迳岚谷北口,嶂远溪深,涧峡险邃,气萧萧以瑟瑟,风飏飏而飏飏。(《水经注》卷二十七)
3.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楚辞·九歌·山鬼》)

从以上几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AABB”式象声词两两组合的痕迹。例 1 中“关关”和“嚶嚶”都是叠音象声词,本例中二者同现,摹拟鸟和鸣声,中有连接词“以”。一旦去掉连接词“以”,则加合为“关关嚶嚶”。例 2 中“飏飏”和“飏飏”同为叠音象声词,多摹

拟风声,二者用“而”进行连接,至唐宋时期形成“飏飏飏飏”。例3中“萧萧”与“飒飒”同为摹拟风雨声的象声词,至元时凝固成“萧萧飒飒”。

唐宋时期,所出现的加合式AABB结构从数量上有所增加,但使用频率仍然不高,有的AA与BB之间可以加进连接词“复”、“仍”。

4. 剥剥复啄啄,柴门惊鸟雀。(欧阳修《拟剥啄行寄赵少师》)

5. 秋天丁丁复冻冻,玉钗低昂衣带动。(王建《捣衣曲》)

6. 檀郎响趁红牙节。胡语嘈嘈仍切切。(葛胜仲《木兰花》)

例4“剥剥”“啄啄”分别为摹拟敲啄声的叠音象声词,逐渐凝固为“剥剥啄啄”;例5“丁丁”“冻冻”分别为摹拟捣衣声的叠音象声词,逐渐凝固为“丁丁冻冻(丁丁东东)”;例6“嘈嘈”“切切”分别为摹拟乐音的叠音象声词,逐渐凝固为“嘈嘈切切”。

金元以后加合式AABB结构不仅在数量上有所突破,而且在使用频率上越来越高,AA与BB一旦结合,中间不再被虚词隔开,这说明加合式AABB已成为一种较为固定的组合。

从AABB的构成成分来看,唐以前AABB式的构成成分是不固定的。往往一个AA可以和不同的BB组合成AABB结构。例如:“轰轰”可与“隐隐”组合构成“轰轰隐隐”,又可以与“阗阗”组合构成“轰轰阗阗”;一个BB也可以与不同的AA组合构成AABB式。例如:“啾啾”可以与“嚙嚙”“雝雝”分别组合为“嚙嚙啾啾”“雝雝啾啾”,又可以和“关关”组合为“关关啾啾”。根据我们的调查,唐以前的AABB式都存在这种组合上的临时性,分分合合,比较随意。唐宋时期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正是由于加合式AABB拟声结构极为松散,故而是一个叠音词可与多个叠音词根据语境的需要临时组配而成。这种组合上的随意性与临时性充分说明加合式AABB的词汇化过程是漫长的。加合式的AABB在结构上是由AA与BB叠合而成,而AA与BB又往往是可以独用的双音叠词,故而给AABB式的固化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只有当AABB结构消除了这种随意性,其构成成分AA与BB能够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离开了哪一个部分都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的词的时候,AABB式的词汇化过程才告成功。从这一点来讲,加合式AABB结构是进入到元曲中才逐渐稳固下来的。金元时期,加合式的AABB往往可以重新分析为AB的扩展式。如果说早期的加合式是AA与BB由于语境的需要两两组配而成,那么当这种加合式AABB被重新分析为以AB为基式的扩展重叠式的时候,其语义不再能够随意拆分,其结构的稳固性逐渐加大。所以一词两构应该是加合式AABB词汇化过程的关键环节。

(二) AABB语序的稳定

从先秦至唐宋时期的AABB结构比较松散,语序不稳定。尤其是加合式的AABB结构,其构成部分AA和BB均可分别单独成词,两者关系松散,可分可合。既可以形成AABB式,又可以构成为BBAA式。例如:“关关”和“嚙嚙”是摹拟鸟和鸣声的叠音象声词,AA与BB的意义相近或相关,但语序不固定。既可以构成“关关嚙嚙”,也可以相反的格式存在,即“嚙嚙关关”。又如“隐隐轰轰”可作“轰轰隐隐”;“萧萧飒飒”可作“飒飒萧萧”。AA与BB在不同的组合中其顺序也可随意变动。如“轰轰”不仅可作为BB与“隐隐”组合为“隐隐轰轰”,又可作为AA与“鏦鏦”“砢砢”组合为“轰轰鏦鏦”“轰轰砢砢”;“啧啧”既可以与“呜呜”结合为“呜呜啧啧”,又可以与“啾啾”结合为“啧啧啾啾”。有的AA与BB在构成AABB时也会随着语序的颠倒而导致其语义发生变化。例如:“嘈嘈切切”可作“切切嘈嘈”,但语义有所变化。

1.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白居易《琵琶行》)

2. 甚有传旧谱琵琶,切切嘈嘈檐雨。(冯子振《四皓屏》)

例1“嘈嘈切切”摹拟的是琵琶弹奏音;例2摹拟的则是秋雨滴落屋檐音。语序不稳定的情况金元至明清期间也时有出现,如“丁丁当当”可作“当当丁丁”;“扑扑通通”可作“通通扑扑”。不仅语序可颠倒,且颠倒后其结构的分析也会出现有趣的情形。如“丁丁当当”和“当当丁丁”都是由“丁丁”和“当当”两两加合而成,然而“丁丁当当”可还原为AB式“丁当”,而“当当丁丁”则不可还原为“当丁”。两者在语义上是相近的,所不同的是出现频率与语义范围不同。“丁丁当当”出现频率较高,可摹拟玉石、金属等

不同物体的撞击声,语义范围较为宽泛;而“当当丁丁”仅出现一例,故而其语义域也较为狭窄。我们把前面介绍的几例前后顺序不同的加合式 ABB 结构进行逐例分析发现,并非每一例都可还原为 AB 式,如“关关嚶嚶”和“嚶嚶关关”都不可还原为 AB 式。

(三) ABB 结构的使用频率

只有当两个成分经常在一起出现,才有固化成词的可能性。因此,AABB 结构使用频率的高低是判别词汇化的可用标准之一。换句话说,AABB 结构的使用频率高,则成词的可能性大;AABB 结构的使用频率低,则成词的可能性小。根据我们的考察,唐宋以前,“AABB”式只见十余例。每例出现频率较低,只有“轰轰隐隐”“嘻嘻出出”在明清时尚在沿用。

1. 神主于云霄中,轰轰隐隐,雷鸣如怨恶之声。(《西湖二集》第 31 卷)

2. 于是风渐起,云渐乱,电渐进,水渐湧,嘻嘻出出,法国革命。(梁启超《罗兰夫人传》)

例 1 中的“轰轰隐隐”仍然是摹拟雷鸣音的象声词,而例 2“嘻嘻出出”更侧重于摹拟状态,是一个状态词。其他的唐以后完全不见。全唐诗中总计 30 例 AABB 结构中,除了“嘈嘈切切”出现两次,其余均只出现 1 次。这说明唐宋时期的加合式 AABB 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使用频率是不高的。这个时期的 AABB 式仍然处在发展之中,尚未能形成固定的结构。

元曲中加合式的 AABB 一词两构的现象大大增加,AABB 式往往可以还原为 AB 式,这为加合式 AABB 结构的固化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加合式 AABB 在出现频率上也大大增加,从而使得其语义有所扩展,如“刮刮咂咂”共出现 14 次。而且这些出现频率较高的 AABB 式在金元以后,也就是明清文学作品中继续沿用。

(四) AABB 结构的语义变化

学者们一般认为,典型的词与短语在意义上的差别是:短语的整体意义可以通过组成成分的意义和短语结构关系进行预测,而词的整体意义则不能由其组成成分的意义与结构关系推知。如果根据这个规则来看加合式 AABB 拟声结构,我们会发现,唐以前的 AABB 式基本是由两个叠音象声词两两加合而成。有的 AABB 中,AA 或 BB 都是象声词,故而很容易推断出 AABB 的语义。如“锵锵”摹拟玉器音、乐音,“鏦鏦”钟鼓合鸣声、笙管会和声,则可想而知“锵锵鏦鏦”摹拟的多半是乐器的合音。唐宋时 AABB 式的构成较之前期更为复杂多样,除了第一种情况之外,有些 AABB 式中,若 AA 或 BB 其中有一个可以单用,同样可以据此推测 AABB 式的语义。有些 AABB 式的语义与 AA 或者 BB 的语义相同,如“殷殷轹轹”与其构词成分“轹轹”在语义上是相同的,但在时量上有所延长。有些 AABB 的语义是 AA 与 BB 语义的加合,如“節節”摹拟的是雄鸡的鸣声,“足足”摹拟的是雌鸡的鸣声,而“節節足足”则是两种声音的加合,摹拟鸡鸣声。也有的 AABB 式在语义上与两个构成成分的语义完全不同,如“隐隐轰轰”摹拟的是鼓乐震动之音,而“隐隐”“轰轰”摹拟的则是雷声。二者摹拟的不是同一种声音,但是二者还是有关系的,因为鼓声有时与雷声是很相似的;又如“唧唧”摹拟虫鸣声,而“唧唧力力”形容的是烹杀之音。二者摹拟的是不同的声音,而且后者在时量上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二者也还是有关系的,即两者所摹拟的声音都比较细切、纠结,是比较相似的。所以我们不能就此认为:“锵锵鏦鏦”“節節足足”是短语,而“隐隐轰轰”“唧唧力力”是象声词。根据象声词本身的特点,我们认为,判定象声词与拟声短语的区别不能单纯从语义上来确定,而应该从结构上来判定。

根据 AABB 式与基式语义的差异,我们将加合式的 AABB 分为三个层次:(1)AABB 式可以分解为 AA 与 BB,结构较为松散,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象声词,我们姑且称之为“单纯加合式”。单纯性的声音重叠的可能性较小。在语义上所表示的声音多为 AA 与 BB 两种声音的加合。(2)形式上由“AA”与“BB”叠加,但从意义上说,AABB 式已不再是“AA”和“BB”的简单相加,其在语义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与其组成成分 AA、BB 有关联,即具有相同、相似或互补等关系。这种形式的加合式我们称之为“复杂加合式”。这种形式的 AABB 式中,其构成成分 AA 或 BB 多存在一词多指的现象,而其组合为 AABB 后所表意义相对要明确。(3)一部分加合式的 AABB 往往与扩展式纠结在一起,即可以同时分析为 AB 式,分别重叠 A 语素和 B 语素,形成重叠扩展式 AABB 结构。这种加合式在结构上已经不可

随意拆分,否则就会影响 AABB 结构的语义表达。故而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重叠式象声词。我们把这种加合式的 AABB 称之为合成式。合成式的 AABB 在语义上多与其构词成分的中心语义是一致的,只是在附加语义上有所区别。或表示量的增多;或表示时量的延长和重复。如“萧萧飒飒”“丁丁当当”“咿咿哑哑”等。根据距离象似原则,应该具有更近的形式距离,因而也就更容易粘合成词,所以,这种形式的 AABB 词汇化的程度较高^①。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唐以前的加合式 AABB 多是单纯加合式,如“嚤嚤啾啾”“雝雝啾啾”“锵锵鏖鏖”等都是 AA 与 BB 所摹拟声音的合音。唐宋时期则是单纯加合式、复杂加合式和合成式同时并存的时期。至金元时期合成式多了起来,并且逐渐向扩展式靠拢、重合,形成典型意义上的 AABB 式象声词。合成式 AABB 在语义上不断地扩展、延伸,有些 AABB 式最终的意义已不能从其构成部分(AA 和 BB)中推测出来。例如:

1. 嗔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原来都这愿心压的他!《金瓶梅词话》第 39 回)

2. 我是个拳头上站的人,胳膊上走的马,不带头巾男子汉,丁丁当当响的老婆。《燕青博鱼》三折)

例 1 中的“啾啾唧唧”由叠音象声词“啾啾”与“唧唧”加合而成,多用于摹拟细碎、缠绵的虫鸣声。其词唐时已出现,至金元时仍然是一个典型的象声词。至明清之际其词兼表状态,其词的语义不再是 AA 与 BB 简单的叠加,而是 AA 与 BB 两种声音的合成,且在时量上有所延长。例 2 中的“丁丁当当”由双音叠词“丁丁”“当当”组构而成,“丁丁当当”摹拟的是由两种声音结合而形成的连续不断的声音。“丁丁当当”又可作“叮叮当当”“玎玎珰珰”。其中“丁丁当当”共出现 5 次,“叮叮当当”15 次,“玎玎珰珰”21 次。随着“丁丁当当”使用频率的增多,语义范围逐渐扩大,从单纯摹拟声音的典型性象声词向兼表状态的非典型象声词发展,其语义越来越抽象,已无法从其构成成分 AA 或 BB 的语义推测出来。

综上所述,象声词的 AABB 加合式萌芽于先秦至唐期间,唐宋至金元时期是其漫长的词汇化进程。不同的加合式其词汇化程度是不同的,这与构成它们的 AA 与 BB 的语义有关。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可重叠的大多是较常见的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可重叠出现的频率就越大。

二、扩展式 AABB 象声词的形成

(一) 词汇化与重新分析

通过对加合式 AABB 结构的考察,我们认为,象声词的 AABB 扩展重叠式可以在合成式的基础上重新分析而形成。

1. 合成式 AABB 内部结构的重新分析

唐代,出现了一些同义加合而形成的 AABB 加合式象声词。例如:

(1) 剥剥啄啄,有客至门。我不出应,客去而嗔。(韩愈《剥啄行》)

上例中,“剥剥啄啄”由“剥剥”与“啄啄”构成,“剥剥”与“啄啄”等叠音象声词在唐以前早已存在,摹拟禽鸟敲啄音,中心语义同,此类 AABB 易于词汇化,形成为 AABB 式词。

唐宋时,在同义加合式词汇化的过程中,基式“AA”“BB”因同义连用也开始词汇化,变成一个双音象声词。即“剥剥”的基式“剥”与“啄啄”的基式“啄”,两者连用,形成双音词“剥啄”。例如:

(2) 岂有白衣来剥啄,一从乌帽自欹斜。(高适《重阳》)

(3) 故旧书来访死生,时闻剥啄叩柴荆。(陆游《杂感》)

(4) 踏冰凌兢战疲马,扣门剥啄惊寒鸦。(苏轼《次韵王定国会饮清虚堂》)

在这种情形下,同义加合式 AABB 结构就有可能由 AA+BB 被重新分析为 AB 式,并扩展重叠为 AABB 结构。

同样地,近义加合的 AABB 象声词中也有一部分可以重新分析为扩展式重叠。例如:唐时出现的加合式 AABB 结构“啾啾唧唧”,其构成成分“啾啾”多用来摹拟鸟兽鸣声,“唧唧”多用来摹拟虫鸣等细

^①参见石钺:《汉语形容词重叠形式的历史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第 112 页。

碎之声,其意义相近,汉代应用就已经极为广泛。而“啾”“唧”连用现象也已于唐前就已产生,仅见一例,唐宋时用得多了起来。多用于摹拟细碎的声音(28次)。见下例。

(5)呼吸吐其云雾,摇动日月,震撼乾坤,作啾唧声,传波吒号。(《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三)

(6)暗蛩啾唧,征鸿嘹唳,憔悴都如许。(吴潜《声声慢》)

(7)钟不闻,虚度日,唯闻老鼠闹啾唧。(《古尊宿语录》卷14)

经过对唐以前几百部文献的调查,我们认为加合式“啾啾唧唧”在唐宋时期被重新分析为“啾唧”,并扩展而构成重叠式“啾啾唧唧”。元以后,“啾啾唧唧”应用频繁。例如:

(8)想啾啾唧唧呢喃燕,重将旧恨,旧恨又题醒,扑簌簌泪珠儿暗倾。(《金瓶梅词话》第61回)

(9)昨夜无数鬼魂在坟上啾啾唧唧叫了一夜。(《今古奇观》第32卷)

(10)听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雀儿的声儿,啾啾唧唧,叫个不住。(《红楼梦》第82回)

2. 加合式向扩展式转换的语义变化

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演变,它们除了在形式上发生一些变化外,在语义上也会有很大的改变。扩展式 AABB 和加合式 AABB 所表现的语法意义是不同的。扩展式 AABB 结构因为是一个双音节词的重叠方式,所以重叠的意义就只表现一种声音,加合式 AABB 因为是两个词的加合,所以重叠的意义表现的是两种声音。因此,要判定一个 AABB 结构是扩展式还是加合式,可以看它摹拟的是一种声音,还是两种声音。能构成扩展式 AABB 的双音词,它的两个语素 A 与 B 多是同义、近义关系。当它们构成加合式 AABB 时,因 A 与 B 意义有相同、相近关系,整个 AABB 结构早已把两种声音合为一种声音了,符合 AABB 扩展式只表单一声音这一语法意义的要求。这样,由 AABB 加合式被重新分析为 AABB 扩展式就是很自然的了。

3. 类推与扩展式重叠的出现

真正的 AABB 扩展式重叠产生于唐代,它是在类推机制的作用下形成的

“类推”(analogy)是指一个语法格式的扩展。“类推”与“重新分析”是相互作用的。重新分析所产生的新的结构往往通过类推从一个相对有限的领域扩大到一个广泛的领域。^①

唐代出现的 AABB 扩展重叠式象声词有“绵绵蚩蚩”、“膈膈膊膊”等。这类重叠式的基式都是通过变声变韵而形成的联绵词,不是由两个单音象声词词汇化而成的双音象声词,此类 AABB 不可能是加合式的。其中,“绵蚩”、“膈膊”是逆向变韵重叠构成的联绵词,“扑簌”是顺向变声构成的联绵词。在“扑簌”一词中,“扑”是有意义的单音动词,“簌”是“扑”顺向变声重叠出的一个音节,没有词汇意义。“绵蚩”、“膈膊”、“扑簌”的两个音节已融为一体,拆开就会出现没有意义的音节,只有构成一个整体才有完整的意义。

AB 是一个不可拆分的联绵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以它为基式构成的重叠式选择了 AABB 模式重叠,这是类推而导致的结果。AABB 本属于加合式的结构格式,不是重叠式的结构形式。因为加合式象声词把它重新分析为一个扩展式的结构模式,所以当真正开始重叠时也就选择了 AABB 结构。类推的过程是认知上的一个类比的过程,可类比的双方必须要有共同的相似点。扩展式的基式双音象声词与加合式重叠的基式联绵词在我们民族语言的历史上从来都被看成是同一类型的语言单位,是不加以区别的,而且它们在语义单一性、语音的相关性和结构的并列性方面也是相同的。

4. 扩展式重叠的形成

唐代,部分联绵词因类推产生了 AABB 结构,使得 AABB 格式由原来加合式独用的格式变成了由加合式和扩展式共用的格式。金元时期,当双音象声词完成了词汇化的融合过程后,也能选择 AABB 形式进行重叠。

而“咕咕”“扑通”是双音象声词,不是通过变音构成的联绵词。它们重叠为“咕咕咕咕”“扑扑通通”应该是类推的结果。“扑通”等一类词语不是两个语素(“叮”和“啮”)意义的简单相加,它们的语义通过

^①Traugott Paul J. Hopper, Hopper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2001 年,第 56~59 页。

一定的改造已经专门化,形成一种单一的意义。因为相似,所以可类推。重叠为 AABB 是某一语言形式的变化,其动因与机制不可能是单一的。由联绵词的重叠发展到双音象声词的重叠也受到了一种大趋势的影响。

三、扩展式 AABB 象声词产生的动因与机制

(一) 产生的动因

1. 双音象声词系统的形成需要有自己的重叠形式

先秦,以单音词为主,《诗经》中双音象声词仅见六例,即绵蛮、间关、鬻发、动股、振羽、葱珩。象声词主要是单音节的,因此产生了以单音节为基式的 AA 式叠词以及它的连用形式“AA+BB”。

唐宋,以双音词为主。董秀芳(2002)的研究发现:“复音化的各种构词法萌芽于西周早期,完备于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复音词的数量增加很大,成为汉语复音化迅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双音化的步伐从东汉开始大大加快。到了唐代,双音词为主的词汇系统已经建立,双音化的程度在近代汉语得到进一步的提高。”^①这是就整个汉语词汇系统的双音化而言的。唐代已经涌现大量的双音象声词,《全唐诗》中 215 个象声词中双音叠词就有 123 个,占到总量的 59%。必然需要用重叠形式来表现声音的复杂性。这是 AABB 式重叠产生的积极动因。

2. AABB 加合式的发展对 AABB 重叠式的形成有影响

AABB 加合式由基式不连用发展到基式连用,由基式连用发展成为扩展式。AABB 加合式的这种演化过程其实也就是向 AABB 重叠式靠拢、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同义或近义加合作用最大。扩展式就是在同义或近义加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加合式的发展为扩展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 AABB 的结构模式。

(二) 发展与演变的机制

1. 汉语象声词 AABB 式有扩展和加合两种结构方式

唐以前,AABB 多是由两个叠音象声词叠加而成的加合式。唐宋时,扩展式 AABB 在加合式 AABB 的基础上演变而成。演变的机制是重新分析与类推。

2. 加合的前后两部分是并列关系

扩展是基式构成重叠词的方式。加合形成的是句法上的结构,扩展形成的是词的形式。

●作者简介:赵爱武,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湖北 黄石 435002。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科规划课题(208033);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重点课题(2010d073)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第 7~8 页。